

中国「第二女明星」的爱恨生活

阮玲玉

画传

黄维钧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她比烟花寂寞……

阮玲玉

画传

中国「第二女明星」的爱恨生活

黄维钧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阮玲玉画传 / 黄维钧著.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4.9

ISBN 7-221-06546-2

I. 阮… II. 黄… III. 传记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9158 号

阮玲玉画传：中国第一女明星的爱恨生活

作者：黄维钧

责任编辑：王培德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地址：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政编码：510002

印刷：北京首钢总公司印刷厂

开本：720 × 970 1/16

字数：200 千字

印张：15

版次：2004 年 9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3000 册

书号：ISBN 7-221-06546-2/ I · 1372

定价：29.80 元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上海阮玲玉纪念馆前的阮玲玉白玉雕像

目 录



1. 明星之死——1
2. 阿根——凤根——阮玉英——11
3. 错走这一步——31
4. 《挂名夫妻》与挂名夫妻——63
5. 从明星公司到大中华公司——73
6. 进入联华——99
7. 安安稳稳的 1930 年——109



8. 不忘往日之飘零——117

9. 风云突变，退而复进——121

10. 新的突破——127

11. 私生活恶化以后——139

12. 《小玩意》、《人生》和《归来》——151

13. 《女神》——向艺术高峰迈进——163

14. 新的女性应该向前冲！——1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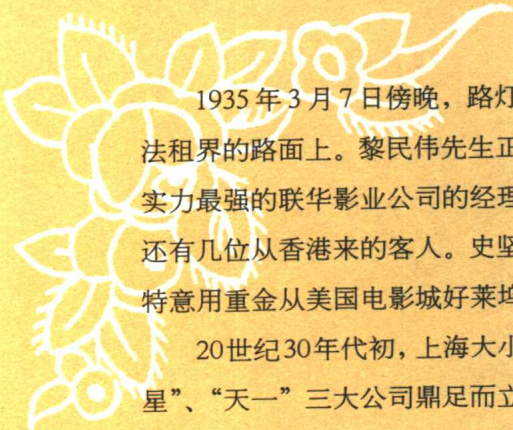
15. 我是一个好人吗？——209

16. 明星殒落之后——221





明星之死



1935年3月7日傍晚，路灯透过法国梧桐树交错的枝桠，把昏黄的灯光洒在上海法租界的路面上。黎民伟先生正在家中大摆宴席。黎先生是当时中国三大电影公司中实力最强的联华影业公司的经理。这次宴会的主宾是美国电影音响技师史坚纳，此外还有几位从香港来的客人。史坚纳是联华公司为准备从拍默片过渡到拍有声电影，而特意用重金从美国电影城好莱坞请来的技师。

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大小电影厂家将近半百，竞争十分激烈，其中“联华”、“明星”、“天一”三大公司鼎足而立。那时，世界影坛有声片已经大行其道，中国也有几十家电影院有了音响设备，放映的都是美国有声电影。执影界牛耳的上海三大电影厂也都在考虑要不要抢制国产有声片这个风头。老板们各自在暗中紧张盘算，权衡利弊，以作最后的决策。这三个厂中，明星公司持中间态度，认为有声、无声依然可以分道扬镳，各自独立存在。天一公司早在南洋经营多年，已有相当根基，该公司在国内所拍的武侠、神怪片已经开始江河日下，营业不振，亟需花样翻新，重整旗鼓，反倒对



◇ 1934 年的阮玲玉，清丽的面影于隐忍中流露出浅淡的笑意。

拍有声片最积极。联华公司从1931年以后，由于吸收了一批“五四”运动以后成长起来的新知识分子作为本厂业务骨干；这批编、导、演富有朝气，勇于接受新事物，特别是“八·一三”以后，顺应时代潮流，拍出了一批反帝爱国、具有民主精神的进步电影，业务开展相当顺利。如果改拍有声片，不仅要花大量资金更新设备，而且对是否能够旗开得胜也没有把握，所以反倒并不急于改弦易辙，一直在彷徨观望。按联华公司主事罗明佑、黎民伟的本意，自己厂拍的无声电影正在红火的时候，没必要去赶拍有声电影这个时代新潮流。但是罗、黎两位毕竟是有眼光的人物，他们看到美国有声片已经如潮水般地涌进中国大陆，国产片从拍默片到向拍有声电影过渡已是大势所趋，这一步早晚是非走不可的。有的厂家已经在抢这个风头了，“联华”再按兵不动，等到别人已成气候，自己再弃旧图新，为时晚矣。所以他们最后还是下了决心，作改拍有声电影的准备工作。黎民伟此番特聘美国技师来厂，正是“联华”战略转移中的一个重要步骤，所以对从大洋彼岸远道而来的史坚纳技师，自当格外礼遇，3月7日为史坚纳接风洗尘的宴会也在热烈的气氛中显得格外隆重。

黎先生一共摆了两桌宴席，作陪的除联华厂实权在握的诸公外，尚有作为该厂业务骨干的主力编、导及男、女明星，其中就有本书主人公、当时最最走红的电影明星阮玲玉女士。别的来宾应邀出席这次宴会，都是事先收到请帖，惟独阮玲玉却是在前一天应黎民伟及其夫人林楚楚女士口头邀请来的。何以别人有请帖，而惟独对阮女士却只作口头邀请呢？难道是黎经理对阮女士看低一等不成？决不是。黎民伟乃是精明练达之士，阮玲玉是本厂主力明星，由于《小玩意》、《神女》、《新女性》等影片大获成功，名噪全国，万众仰慕，而且她与自己的私交也颇厚，怎么可能无端地去冷落她呢！此番举宴，没有一开始就向阮女士发出请帖，正是黎民伟为人细心之处。因为这几天阮玲玉正陷在一桩令人极为头痛的婚姻官司之中。影界女明星本来就为社会所注目，常常成为以揭人“三十六种隐私，七十二种黑幕”为能事的各种黄色、灰色报刊记者捕捉的对象。平时处处小心，时时提防，尚且常被记者无端造谣，泼你一身污水，弄你一身腥臭，何况这次的确是与阮玲玉同居八年之久的张达民出头，一状告到上海第二特别法庭，被告就是阮玲玉与她现在的“丈夫”唐季珊。这一下正中当时以传播“桃色新闻”为能事的记者的下怀，他们纷纷摇唇鼓舌，舞文弄墨，使出浑身解数，在上海滩掀起了以这件讼事为话题的新闻大爆炸。

法庭已经接受张达民的诉状，通告于3月9日开庭，并向阮玲玉、唐季珊两人分别发出传票。事情发生在自己十分器重的本厂主力明星的身上，黎民伟也感到很头痛，



◇ 邓肯像。阮玲玉对邓肯崇拜得五体投地，并以邓肯自强不息的艺术追求来鞭策自己。她读过的书不下千本，但只有惟一一本书是买的，那就是《邓肯传》，是她拿到第一个月工资之后特意到商务印书馆买来的。



暗暗为阮玲玉捏一把汗。他估计阮玲玉要准备九日出庭为自己辩护，一定头绪烦乱，心情不佳，所以一直犹豫着要不要请阮女士出席这次宴会，故而请帖迟迟没有发出。

阮玲玉主演的最后一部片子《国风》正在开拍，导演罗明佑、朱石麟发出通告，原先在昆山拍的外景不理想，决定3月8日上午把摄制组拉到苏州补拍外景，阮玲玉因讼事缠身，不能如期前往。3月5日下午，她从家里行色匆匆地赶到霞飞路联华二厂，向经理黎民伟和执行导演朱石麟请假。阮玲玉一向办事认真，尤其对工作一丝不苟，从未因私事误过拍片，这次实在出于不得已。为此，她再三向黎、朱两位表示歉意。黎民伟体谅她的难处，很痛快地答应了，并对她说：“3月10日（星期日）的早晨，《国风》摄制组另有几个工作人员要乘8点钟的特别快车赶到苏州去，你在那一天与他们一起走好了，让朱先生先补拍别人的戏，你的戏等你赶到后再补，你只管放心办你的事好了。”

就在这次见面时，黎民伟的夫人林楚楚（是阮玲玉的好朋友，阮玲玉对她一向以大姐相称）曾试探着说，7日晚有这么一个宴会，问阮玲玉能否参加。黎民伟也趁机向阮玲玉发出口头邀请。没想到，阮玲玉满口答应。

从阮玲玉当时的神态，谁又能想到这个一向热情开朗、为人平和、热爱生活、事业工作正在蒸蒸日上的明星，将要在十几个小时以后，在自己身上酿一出人间惨剧呢！人们常说，演员除了睡觉以外，无时无刻不在演戏。其实，这话用在浅薄做作的艺人身上也许适用，而对于严肃对待人生、严肃对待自己的真正艺术家来说，或许正如阮玲玉最为崇拜的开创世界现代舞蹈的大师邓肯说的那样：“当一个人遭遇不幸，受到打击时，真正的悲哀是没有任何动作、任何表情的。”阮玲玉此时此刻这一如既往的坦然神情，正是她决心已定，心如静水的精神境界的流露。

7日晚黎家的宴会上，就数阮玲玉到得最早。她穿着一件黑底绿花织锦紧身旗袍，烫着大波浪卷发，脸上薄施脂粉，耳垂戴着唐季珊送给她的定情礼物红宝石耳环，眉线勾得平平而眉尖略略向下，多少在妩媚中给人有点忧戚的感觉。她身姿绰约，丽而不艳，光彩照人。林楚楚一见就叫起来：

“噢唷，阿阮，今朝你简直比仙女下凡还漂亮！”

阮玲玉笑了，弯起一双秀目，浅露一对酒窝，在席间谈笑风生，而唐季珊却快快不乐地一个人喝闷酒。

阮玲玉并不善饮酒，但是每逢酒宴，却也不是一个孤坐枯待、索然寡味之人。每逢这种场合，她总自备一只小杯，也能浅浅与人对酌几杯。懂得她脾性的人都知道，席





◇ 阮玲玉侧面像，静默中透出淡淡的哀愁。终其一生，阮玲玉都没有摆脱这种愁绪的困扰。



间免不了要互相起哄，频频劝酒，而谁想强行给阮玲玉灌酒，她是决不肯喝的。但是你若举杯敬她，自己先一饮而尽，她必定痛快陪饮。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她的为人：外柔而内刚，从不自欺，也不欺人。

这晚酒席宴间，阮玲玉却挨着个地向每个人敬酒。她平时对上不媚，对下不欺，没有明星架子，人人对她敬而爱之，人缘极好。所以今夜她来碰杯，在座诸位无不欣然从命。她的酒杯虽小，但有两桌人在座，似此一一干下去，她顶得住吗？有人正在暗暗为她担心。

只见她盈盈举步，来到一位她十分敬重爱戴的导演跟前，举杯相邀：“来，阿拉敬依一杯。”她说的是带点广东口音的上海话。为迎接有声电影的到来，阮玲玉已经非常刻苦地学习了九个月国语，不过今天还是习惯性地讲起了上海话。

“好啦，阿阮，别再喝啦，再喝你要醉了。”

“今朝我拼着一醉，也要敬在座每位一杯。‘人生难得几回醉’，这杯酒你一定要喝的。”说完，她自己先一仰头，把酒喝了。对方当然乐于奉陪，也一饮而尽。



阮玲玉（中）与林楚楚（左）、黎铿（右）合影。林楚楚和黎铿分别是她所供职的联华公司主事黎民伟的妻子和儿子。前者阮以大姐相称，后者则是阮在戏中的小搭档。直到临死前那天晚上，被淹没在流言中的阮仍然执着于求证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好人。她问小黎铿：“阮阿姨好吗？”而小黎铿的回答“阮阿姨顶顶好嘞！”则让她感动得泪流满面。

阮玲玉今天格外郑重其事，干杯之后，还一一与对方握手，真心诚意地说声“谢谢”。眼看她这样一个一个地敬下去，林楚楚放心不下，瞥了丈夫一眼。黎民伟悄声说：“没啥，这一厢她心情不好，今晚让她高兴高兴吧。”

敬完酒，阮玲玉又把水果一个一个地扔给黎民伟8岁的儿子黎铿和他的小朋友们。“铿铿，接着。阮阿姨不能敬你酒，请你吃水果。”说完，走过去搂住黎铿一吻再吻，并问道：“铿铿，阮阿姨好吗？”

“阮阿姨顶顶好嘞！”

阮玲玉听说，感动得几乎落下泪来：“铿铿真是我的好阿囡！”说罢又吻个不停。

黎铿是阮玲玉拍电影时的小搭档，《神女》中扮演她儿子的小童星就是这个黎铿。阮玲玉平时就十分喜欢他，视同自己的儿子一般。所以今宵她对黎铿如此亲热，大家也不以为有什么反常。

酒宴既散，宾客纷纷告辞。阮玲玉与大家依依道别，出了门口。忽然她又回到屋中，对林楚楚说：“唷，锡锡呢？怎么没见他。”

锡锡是黎铿的弟弟，年岁尚小。在阮玲玉演《人生》时，刚出生才16天的黎锡作过她所扮演角色小时候的替身。所以，阮玲玉对这孩子格外垂爱，曾央求林楚楚把黎锡给她做义子。“锡锡太小，我没让他出来，早就睡熟了。”林楚楚友好地拉着阮玲玉的手，对她解释道。

“我得去看看他。”阮玲玉走进儿童卧室，低头吻着睡得又香又甜的黎锡，吻了额头吻脸蛋，吻完左颊吻右颊，然后难离难舍地走出房门。到了门口，忽然又折回，俯身又吻了吻这个孩子。

谁也想不到，这是阮玲玉一生中最后的一次筵席。她在酒宴上的表现并非醉态。她是在向曾给过她许多帮助和友爱的同事们、朋友们，也是在与这个她不无留恋的世界作最后的诀别。她嘴上说着，脸上笑着，可是心里却在流着血和泪。

离开黎家四个多小时以后，在3月8日凌晨2时，她吞下了三瓶安眠药，留下两封遗书。下午6时，一代影坛明星溘然长逝。从此冥台悠悠，芳踪渺渺，中国早期电影最有才华、业绩赫赫、功不可泯、善良而温厚的表演艺术家阮玲玉，被那个可诅咒的黑暗社会所吞噬，死时年仅26岁。

她的遗体停放在胶州路万国殡仪馆。这里一片死一样的寂静。她平卧于榻上，身穿蜜色高领旗袍，足着黑色绣鞋，卷发逶迤，双目垂闭，脸上薄施胭脂，盖住了倦容和苍白。此刻，她享受着生前未曾享受到的安宁，惟眼眶中隐隐若有泪光，留下了她





◆ 联华影业公司同人祭奠阮玲玉的会场



◆ 阮玲玉遗容。“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即便是怀着对人生的遗憾告别人世的，她的最后一句话却仍是“我很快乐”。

对生活的最后留恋和郁积于心的无穷的委屈与哀怨。

阮玲玉自杀身亡的消息一经传出，轰动了整个上海。从3月9日清晨开始，人们成群结队前来瞻仰，三日内达十余万人，把万国殡仪馆所在地胶州路挤得水泄不通。多少影迷，虽被婉拒于门外，但依然不忍归去，徘徊在庭院之中或街头巷尾，仰望着停放阮玲玉遗体的房间。附近赫德路侨光中学的姑娘们，干脆课也不上了，提着装书本的小皮箱，中午也不回家吃饭，排坐在殡仪馆的石阶上。这些平时爱嬉闹的中学生，今日都神情肃穆，瞪着大眼睛，向这个浑沌的世界投出一个大大的问号：好端端的阮姐姐，电影演得那么好，怎么就不想活了呢？

丧丧之日，沿途万人空巷，从胶州路到联义山庄墓地，挤得满坑满谷。大家都自发地前来为这位在银幕上塑造了各种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妇女形象，而今自己也被黑暗社会扼杀的天才演员送葬。由于拥挤过甚，送葬队伍行进缓慢，从胶州路到墓地二十来里路，足足走了三个小时还不到一半路程，只好中途叫来汽车，把灵柩和送葬的亲友、同事运到墓地。

自从革命风潮迭起之后，上海租界内外的军、警、宪、特，最怕群众集会和游行示威。他们未曾想到，一个女伶之死，竟会引起这么大的社会反响。当局者十分惊惧，他们当然不是怕一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弱女子，何况是已经死了的；而是怕由她的死所引出的一番正义的怒吼和愤怒的指责。他们神经过敏，甚至想得更多、更深，或许怕有人打出红旗来吧，所以，法捕房顾不得天下人耻笑，不仅派出骑警，出动警车，甚至开来了两辆装甲车。这哪里是在维护治安，完全是对付一场暴动的架势。这如临大敌般的武装监视，倒使葬礼平添了几分肃穆威严之感，因为它让人感受到压迫与暴力时时在威胁着生者和死者。

何以一个影人之死，能引起如此空前的震动？在风华正茂之时愤而自杀者，在阮玲玉之前一年有艾霞，之后有英茵，她们都是影界颇有名气的女演员。在其他艺术界，这样的不幸事例也不胜枚举。为什么惟独阮玲玉之死激起如此巨大的社会反响？这除了人们痛惜天才的丧失之外，还有更深刻的政治、思想和感情上的因素。这就要从阮玲玉短暂的一生和她的殒灭的全部内涵中去寻求答案。

2.

阿根——凤根——阮玉英



阮玲玉祖籍广东省广州府香山县（今中山县）左步头乡。父亲叫阮用荣，号帝朝，祖辈务农。由于农村凋敝，无以为生，才到上海谋事，当了上海浦东亚细亚火油栈机器部的工人。阮玲玉的母亲姓何，也是广东人，21岁时嫁给了同乡阮用荣，23岁时生了一个女儿。1910年4月26日，何氏25岁时又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凤根，小名阿根。

当时一个工人，收入微薄，要养活一家四口，生活自然贫困。两个孩子由于营养不良，自小羸弱多病。阿根出生后的第二年，年仅3岁的姐姐就不幸夭折。阮用荣夫妻两人守着阿根这棵独苗，视为心肝宝贝，平时千小心，万谨慎，惟恐爱女有个闪失。谁知越穷磨难越多，阿根3岁那年得了急惊风，吓得夫妻二人不知如何是好。阮用荣虽然急得五内如焚，但是那时一个卖力气的工人，做一天吃一天，家里再有急难，也得去上班。这可急坏了阿根妈。阮家客居上海，人地生疏，手头又拮据，阿根妈看着一阵阵抽搐的幼女，吓得手足无措，痛哭失声。幸而穷帮穷，邻帮邻，邻居们见此情景，纷纷前来探视。还是一位大婶有经验，对阿根妈说：“阿根姆妈，阿根年纪还小，